

本書榮獲

中華民國畫學會六十七年度
理論金爵獎
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
化基金會輔助出版

3378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石濤原滴禪師行實考

比丘·明復著

石涛原滴禅师行实考

蘇平如

PDG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

平裝一冊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正

版權

著作人 丘・明 復

發行人 劉 修 橋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九七五七・三八一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一號

大滌尊者說畫禪是法非法妙難傳婆心一片
會者少佳作紙上雲烟

山非山兮水非水一畫才動衆畫隨安
嚮烟霞空際空又來舉似誰
莫謂疎畧未能高殘山膽水最難描
得此中意不復喋說石濟

吾徒以漫撰石尊者行實考成求序於
閱其稿頗見尊者濟度深心乃詠此篇聊示
隨喜非誇非倡莫論工拙視作空谷流響可耳

戊午仲秋書於員嶠臨濟堂中 白雲



序 (一)

釋曉雲

兩岸春山雨後天
清湘道者睡初足

綠楊谿畔日三眠
拈筆牕間頌畫禪

這位希世奇才的藝術家，從他的詩畫窺見其心，境界超邁。雖然他自己說：「我不會談禪」，正是因為他不以禪爲可談，而不墮落「談禪」的窠臼裡。的確，禪不屬於語言文字之可表，但禪可使語言文字爲它的所屬；可妙用而透個消息。詩，畫；正是這點的形容，也是這方面的標月指。石上人悟得個中透消息，方寸乾坤非內外，拈毫揮洒自天然，氤氳一筆妙中開。世之慕石濤畫法，而難得石濤畫味者，即使筆筆如石濤，心君氣脈非這個。這真是要「重新認識我們民族裡這位偉大創造的天才，不但認識他雄奇的藝術，而且認識他深刻的藝術哲學，是怎麼的一件有意義的事！」在傳抱石著「石濤上人年譜」（卅一年版），羅家倫先生曾在首頁寫著「偉大藝術天才石濤」爲題。他在文中說：「我也是推崇石濤的一箇人，留意石濤的畫，詩和著作也很久。我尤其敬佩苦瓜和尚畫語錄一書，其藝術理論之精深博大，實在是美學上的一部傑作」。最後也稱讚此年譜之寫成，是「發潛德之幽光」。而今，石濤濟大師行實考面世，乃隔三十年，對資料之發掘，研究，內容更爲精深。對石濤上人之「入

道因緣」，可說前人之所未說，書中發揮之言論兼顧石濤人生中之雙重生活（禪行，畫藝）。自然更比傳著年譜另有一番使人展開視野的明朗氣象了。

這位明季王孫清湘石濤，苦瓜和尚，大滌子，是明代偉大的藝術家，同時也是禪門的高僧。可是四百年來，有關他傳記及評論的撰著，多就他的畫而予稱揚，簡直就是以他的藝術爲其代表。因爲他藝術天才之驚人，自然引起藝術界人士對他之重視，而產生了不少爲傳揚，評述的作品。幾乎沒有佛教學者，爲他寫過什麼文章。事實，比較保守的佛門大德，對經典以外所謂外學的研究從來不太感興趣。大概石濤的名字，亦不易引起他們的關心，遑論爲之讚歎稱揚。故在研究石濤的許多資料中，揀出這位佛門藝術天才人物的真實資料，加以整理探討，發揮證明，使這位禪畫傑作者，在佛門中明正身分。譬如曾在「眞州學道處」下過工夫，冬夏安居辨道。這對石濤上人禪門行持的認識是極爲寶貴的資料。

明復法師，早歲攻文史，後依止佛門，仍一本治學精神，整理佛教史料，曾假十年時日編成一大冊「中國佛學人名辭典」。又有「中國佛教近代法難的瞻顧」，「禪畫與畫禪」，「董其昌與其畫禪說」等撰著。前年一次偶爾晤面中，談及拙著「禪畫」一文，方知法師於治史之餘，更關心佛教文化藝術。蓮華佛學院特請法師專題講演「佛教對中國藝術之影響」。同學們對佛教藝術已耳濡目染深感興趣，當時演講勝會可說是給予同學們對禪畫課有甚深意義的增上緣。

本書所引新因成果禪師有一首偈說：「畫不詩禪徒畫匠，禪非詩書不流暢，必也詩兼書畫禪，宗風今日誰題唱」。這正是明復法師以治理佛門歷史的觀點與手法爲石大師撰寫此書的著眼。因爲石大師

生平應機隨緣，汎若不羈之舟，萍踪雲影，不容易捉摸，以致被人說成神祕似的人物。無非是研究者不能廣泛的探索！多以他題畫詩句跋語等一言半語而來揣測他的心嚮際遇，焉得不將這位胸襟磊落石大師，在筆下變爲怪異，甚致過着曖昧的生活呢？！

石濤大師行實考的面世，應如旭日東昇，雲霾自散，石大師的許多委屈，應能一旦氷釋。例如談到他出家爲僧的動機，一般人都喜歡帶有半嘲弄的作意，總是因爲國破家亡，只有去入禪門作避難所。這種見解可能有兩種用意，一則非本人願爲僧。二則末路窮途只有走上此道：這是社會對佛教極深的誤解嘲譏。在本書中，筆者認爲最值得重視的幾點論證，一、就是正言石大師出家時分，非在明亡之後，而是明亡之前。二、是關於「眞州學道處」，及山中冬夏結集，禪行熏修。三、是順治十四年春，參訪途中，在杭州會見六通寺的主持長老願菴淨伊禪師，伊師爲他繪像一幀，見者謂所繪「僧服無髮、道貌岸然」，可見他在當時爲禪門所推重。至於一般認爲改易道服，棄釋入道，本書亦找到相反的资料。其實石上人可能不必多此一舉，既然他對佛教有肯定的信仰，而且禪畫已使他的生活進入化境，年紀又已相當老邁，以一個藝術家的精神對於宗教依止之轉變，可能不會如此輕率，而且他在六十歲時題八大山人所畫水仙云：「金枝玉葉老遺民，筆硯精良迥出塵，興到寫花如戲水，分明兜率是前身」。是石上人老年時代的身份極明確的证明了。

藝術乃自由的表現，故謂身可困，而心困不得；心若困抑，創作心境無從活用。故有謂極寒地帶文化不易滋長；熙和氣候，心身暢適，思想容易舒展自如。所謂心困，不一定是指人生遭遇的困難；人生遭遇困難，也不一定心困。心困，是指粘執煩惱，惱亂頹喪的心境。若智慧高度的性格，任何

厄難臨身，也不一定可以困擾那堅毅忍耐的心力。而且心力堅強的人，遇了厄難反而更能激奮自拔之定力，不甘爲環境征服，要衝開雲霧而見天日。石上人早年的遭遇，就好像層雲中的孤鷺，他突出重濃霧，無論何時何地，其藝術人格，創作心靈，永不爲環境所折服，其最大的內力，就是藝術人格的尊嚴，更加禪行的熏修；無論一言半語的詩文，聊聊數筆的畫品，我們似不宜就凡情猜測，否則便墮染污臆度，大失天真，這是對石上人不住的。

本書爲石大師正名，提出許多寶貴考証，爲石大師發潛德之幽光，這是最有意義的。明復法師淨筆一枝，掃開霾雲而朝霞自現，真使世人對石大師及其畫，益發崇敬，尤其詠畫詩：「吟詩立片時，頗覺心神肅」，「坐依秋水自吟詩，不覺衣裳生寒綠」。使人身心頓感清涼。經重隨喜功德，故不避淺陋，而序數言云爾。

序(二)

李葉霜

明復法師對石濤上人之研究啓發興趣，據我所知遠在十年以前。其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一書成書亦已四載。先是逐章在中國畫學會的「藝壇」月刊發表，後又幾經增補修訂始行付印。從他對出書一事之慎重，足見他對學術工作的一片真誠。

國人對石濤上人之研究，由傅抱石、鄭拙廬二氏奠其始基，其論著大約以引據着錄文字爲主，雖非全然無誤，卻已從紛繁中爬梳出一個緒端來，使後之學人有徑可循，自有其不能泯滅的貢獻。日本學人於大正、昭和之間亦頗熱中於石濤上人研究，對其所獲亦頗自負，然由於明治維新以後，日人於漢學深入已遠不如前代，好事者大量蒐羅之石濤畫蹟又復贗僞居多，以致用力雖不爲不勤，而所得者可商議之點隨處多有。心力枉拋，良深惋歎。

鄙見以爲石濤上人之研究，自一九六七年秋天美國安娜堡密之根大學美術館石濤大展乃進入一新的時代。此一展覽大會，一次展出石濤作品百八十餘件，讓觀賞者從各時期的上人書蹟畫蹟中去認識、去體會、去探索此一亘古藝人的偉大的心靈，這是向所未有的盛事。主其事的艾瑞茲教授以兩年的長期籌備，從九個不同國家包括十七地區的收藏者手中，聚件了如此衆多的不易見的石濤上人作品。

以如此的「傻勁」來給予世之好石者以最豐盛的貢獻。艾氏不愧石濤上人異時異地的知音。我之如此重視此一大展，乃由於吾人對上人之研究，當以其書蹟畫蹟爲最重要之資料，而此類資料又必須拿到亮處來大家欣賞評鑑。這一開放的作法，能使百態俱呈真偽易辨，提供研究者以真切可信之憑證。這是向之研究者所未能與知的。

有人說，藝術家乃人類之花朵，如把石濤上人稱爲人類之花朵當不過份，因上人已不僅屬於中國、不僅屬於東方，遠在西方亦擁有甚多之知音。

若果石濤上人無愧於被稱爲人類之花朵，則此一花朵必有其生之長之的泥土，研究此一花朵之人，必研究此一花朵所生長之泥土。向之研究石濤上人者對此一花朵下的功夫深，對此一花朵生之長之的泥土下的功夫淺。其原因不是他們偷懶，而是他們未曾進入石濤上人生活的另一重要層界——臨濟宗禪僧的層界。那是一個別有天地的生活和思維的層界，那是從心靈以至肉身都有極大的滌盪的層界。傳抱石沒有進入、鄭拙廬沒有進入、艾瑞慈、方聞、傅申、吳同、姜一涵也都沒有進入。張大千先生也還祇是個在家修行的居士，連居士也不能說他已進入那一禪僧的層界。今之研究石濤上人者，惟有台北圓山臨濟寺的明復法師是不折不扣的禪僧，由於他進入了那一禪僧的特有的層界，他對石濤上人的知見自有其新的開拓。

明復法師的「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一書的單行本即將問世，我曾數讀原稿，排版之後亦曾代爲校對了小部份，總覺得此書須一讀再讀的地方還是不少。書中自然有些地方和我的看法有異，亦正是這些有異之處給予我以一思再思的吸力。明復法師以一禪僧而從事此一學術研究的工作，他所知見的

也許與今之「科學方法」所得者有若干的距離，但也許與石濤上人所生活的那一層界較為接近也未可知。再說禪僧的思維往往有來自不易知玄悟者，那種非凡的智慧就更不是文字語言所可以述說的了。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溽暑李葉霜

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

懸談

石濤濟禪師，通常被尊稱為「石大師」。

他以不世出的奇才，學禪、學畫。於禪得臨濟正傳；於畫則悟荆關心法。故爾善能以勾勒點染，剖示禪機。即其所謂「我以手說，爾以眼聽」。後來更著成「苦瓜和尚畫語錄」十八篇，以極其古樸簡潔的文章，有系統的，闡述其所開創的這種「表禪以畫」，「融畫於禪」的方便法門。

論者咸謂：他的畫，無異於偈頌、法語。他的書，是畫論，也是禪冊。不解禪者，不足以品其畫；不懂畫者，更無從解其禪。

他雖無意於前代着宿遺範之外，自樹新幟。實際上，却已極善巧的為宗門另闢生面。而同時也為藝林拓殖了一片綺麗燦爛的新園地。

故而若想真切的認識他，必須能夠不為常、俗所拘，不為偏、固所遮，用一種斬新而犀利的眼光，瞋破三百年累積的重重塵封，纔能識得其廬山真面。

本件採自 The Painting of Tao-Chi



「像小圖松種畫自」作寅甲熙康師大石（一圖）

。大放份部



(圖二)

「苦瓜和尚樹下聚石執拂圖」
原係康熙庚辰燕京友人爲石大師所繪
後因損毀，經部份重寫傳世
採自 鄭撰「石濤研究」

本件採自 The Painting of Tao-Chi



貌面者定入中樹 圖真應羅阿 (三圖)
 大石係或，物人中圖松種似稀依
 。像己寫戲年晚師

延清

代稿之元、以金七古餅至清

大年

代書及後 此本元十二古均多神、後漢書以神

自、商教清

深步之

作元的心

神本元之

吉、新、丁元、公、
復、丁、元、公、
上、國、無、地



(黃四)

叔丁元公為苦瓜大和尚繪像 本件係日本人收藏氏初正國銀先生所用木刻篆印仿古像箋、其書未必能得丁公原作之真、但可據以想見畫僧、僧教水製、道貌岸然上之影元

東吳大學前同文教授提供

(圖五)

南中八勝詩畫冊 石大師此冊作康熙庚辰前後，現存八頁，皆其游經之處，據此略可推知其半生踪跡。

本件採自 The Paiting of Tao-Chi,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